

岱  
山  
海  
堂  
文  
集

初編  
自七至八

~ 16  
1014  
4





門 18  
卷 4



岱海堂文集初編卷之七

越后

市島肅文敬季著

處德大美輯校

記

南山亭記

家大人終焉之亭依然廿有八年于茲亭者明和六年大人命宗子德使衆工人訖其功其地則一之別業而後大人勅賜第三男諱其後圃也蓋自有亭而六年甲午年秋七月晦家嚴壽六十二歲而逝十有



九年丁未年夏四月十三日家慈壽七十歲而逝先是月餘春二月廿九日諱年四十八歲而歿以罔胤子故伯氏委其祀于末弟僕肅文也自受委已十年矣一夕謁伯氏問起居從容誦所近爲之小文伯氏聽之稱善輒謂曰昔先君子肥遯之居雖吾奉命而榜南山于亭扁遊仙于其樓以記焉斯聊采錄先人在時侍坐左右而所視聽耳爾來吾雖不肖奉揚其孫謀家聲著聞內貲于官于窮民而拜爵一級秩則斗食呂下是雖微者微也國朝之制黎庶

所難覬覦然而吾家本枝蕃昌瓜瓞絲絲焉五年前鄉回祿之厄大凡皆離其災然南山亭巖若存焉豈不天幸邪且夫余之新造居牆屋弘毅剗削精密輪奐之頌弗啻竒麗冠絕於鄉至若被輕騎肥飲醇食膳數百帙之書足以樂天年矣私祿之田絕長續短方數十里足以賑九族故舊矣子弟問安貴賤輻輳焉是誰之賜也先人之種德矣哉於以欲復貿易于艱險千里而一侍膝下可得乎亦慨焉亭之小嘗不足供其燕燕而何及汝肅文其撮余意以記焉已而



竊寄目凝思顧所記焉亭樓之端正園林川瀆之奇古遠山幽谷之怪特田疇之行沃於其間鯢齒鯢背之倚樓欄鼓琴圍棋之矚然於亭椿萱並在焉而兒孫彩衣相戲於前鶯之囀焉螢之流焉月之明焉雪之清焉莫不皆悉具於伯氏之記矣肅文也黃口亦曷言謹記伯氏至意之什一而閣筆詩曰樂只君子保艾爾後南山之謂矣哉

白雪樓記

芝田者沃野山海之交而都城端麗物產豐饒因而貿易最旁午是以云越後州內諸都莫爭美焉者果然耳市井率若方卦雖豪商賈肆店外莫餘地哉兄士愷處於所謂立街者而廢著三十年矣兄嘗有謂也曰國朝之制世官世祿故雖黎庶有奇志夫何攀焉已則素封乎素封者方今努力攸可以致吾唾手取焉蓋貨殖之謂哉今也其志業遂焉先是一紀西益宅廣表倍舊新居成矣乃懸一扁於後是曰白雪樓奇工擢于數仞然而樓下松十餘株磊砢自若而已東牆外華表騰卷首卷南丁榴荷祠而如



西一郭舉部伍衢也東南隱栖在曰一朝齋大乘飛  
遯弗凡又侯之離囿在曰清水谷諸侯使者莫詫焉  
者輒樓面二佳境然而東奧山吐雲於翠微揚目則  
羽嶽絕特雪早皚皚又一窻通北溟氣以闕鯤及鵬  
焉昔者于鱗氏有白雪樓不知其與斯樓之望何如  
也今茲丁巳秋九月望肅文會脫塵事而謁焉兄喜  
而使僮掃樓然與俱登一瞬千里夕麗可愛卽促萬  
街仲氏仲氏造而兄弟共三人眺望不啻倚欄而觀  
舉手指拊髀以語開口咲已而又使僮秉燭然嘗甘

食醺醉飽委枕以假卧有之哉無聲之樂無體之禮  
少焉月攀松杪爽氣塞中天忽然如入於挈壺焉乙  
卯年不登越春二月兄請于廳私困以賑窮戶於是  
乎自戶首踰街長級比老人尚兼戶首爾來大夫行  
街衢則必駕下而入亭或上樓亦兄之榮哉斯樓上  
奉觴于士大夫以仰風采中與親戚州黨共優游下  
辟於闐闐之喧囂以養天年夫庭除雖隘陝於樓也  
矣棟噫官祿者則國有制不可以致焉迄安於此麗  
區而樂彼六義焉時置酒于樓以擗藻則曷讓于鱗



氏爲公私雖鞅掌一唱一和亢郢篇則白雪之名弗  
虛焉

水原府廳後園稻荷祀記

水原府廳後園築培塿以處神宇此云稻荷賭其立  
像鶴髮翁紆徐荷禾扉前白狐踞踞相對神不欲牛  
羊雞豚之牲嗜豆飯油味儉而便哉國此祠最多多  
或人曰神能使賤者貴貧者富乞諸神有道但以孝  
悌忠信而已矣至大焉者則令濁世清凶歲稔莫水  
火饑饉疫癘冤獄盜賊逆亂之虞焉乞諸神有術亦

祇以禮樂刑政而已矣得其道術則雖生涯不越華  
表神恒親之弗得其道術則雖日獻奇麗於堂以誑  
耀媚拜焉神恒踈之可崇哉神粗合古先哲王之意  
矣欲審神之濫觴者聽諸閭黎鎮護氏輒此祠之廟  
祝也昨年廢古堂營新堂南面方不出三四間端正  
可愛仰連山俯壘渠有碑爲杉原常陸樹焉常陸雖  
陪臣昔在大阪之役有戰功以恭受  
國家  
之賞贖矣所謂上杉氏之爪牙也古樹鬱鬱新  
卉葱蔥此碑廢祠盛夏可臨水中秋可坐月玄冬可



賞雪仲春初午則有事於祠粵六街三市燈燦然照前夜徹旦鄉人喧闐焉逸民逍遙焉官之諸貴優游焉可敬哉此祠四昔好景自然之妙有神與士庶俱而弗衰威靈千載俾不善人窮善人達是以稻荷之字不虛有年焉黎庶悅豫矣寬政十年二月丙午下条市島蕭文聊弄筆以記之

市隱齋記

水原樹帘於軒者四家其三南嚮其一北嚮者安永十年十月某日絳伯氏金華爲其第大柏肆矣板屋

十間酒庫二十間主人偃蹇其間日日對飲徒有冠竹皮立飲者有屠販漁獵輩羅列於胡牀而頌斗斛有賣藥老提壺有一婦人沽酒而令夫盟鬼神有青眼依壚者有葛巾坐飲者有散髮卧席者以慮草芥窮顯矣雖是皆非昔時偉品也粗有醉態可抗焉者不耐寒暑而飲者不耐喜怒而飲者相對舉白談幽勝且話桑麻者箕踞而痛飲而罵人者揮囊去者探囊誇者醉而謠者抃躍者主人晨觀其人物之殊昏聽其誼囂之異因而自號市隱齋其意謂古有欲不



顯而顯者原憲顯環堵東方朔顯朝廷嚴子陵顯澤  
韓伯休顯市非翅顯其時顯後世若然不可殫記亢  
倉子有言隱之爲義有可爲也莫可爲者也有可用  
也莫可用者也于以又自立九隱之級夫追杜康業  
而不尊者一隱取白圭術而不多欲者二隱學六經  
而不僞者三隱論老莊而不無爲者四隱作爲文章  
而不好名者五隱慕豪華而億敝廬者六隱醞釀而  
不嗜之者七隱買黥奴而不敢爲俠者八隱樂承平  
而不仕者九隱蓋大隱隱市朝之類歟區區酒肆無

可記輒叙斯言以爲記于昔天明七年八月庚戌

石假池記

有鑿石作小池形者邦俗謂之夏川余意其稱未當  
何者水無潺湲之貌又莫云爲石質矣會涉獵宋文  
得蘇洵木假山記記言曰愛漂沈汨沒之木根其似  
山也由是觀之謂之石假池亦可也壬子火災後滿  
庭不毛焚土不能毓樹亦難雖此君焉暫移而慰癖  
情或人曰若而庭置石假池可也余策亦同出焉於  
是物色之於都會而片金化爲石焉輒越前產其質



脆而滑其色縹而潤橫六尺縱三尺水之積五六寸  
清瑩可愛而選石之崖峭巖窟山形者作二小島攢  
蹙累積紫青綠白松梅箭篠躑躅花卉蔓草莓苔皆  
盡具焉汪洋突兀畧如海島粉蝶翔於此則餘鸞鳳  
儀泥鰌躍於此也若虬龍况黃雀時頡頏金魚日沈  
浮道遙遨遊奚讓鵬鯤之大為當此之時扇風催潮  
汎芥舟渡波濤藉令懸虱若車輪熟視有年于此而  
尺寸千里坐自得於蓬瀛萬里之勝孰使人樂山水  
而慕仁智者非茲石假池也歟

兄弟四人游山邨記

秋九月廿一日伯氏金華翁還自信之諏訪鼻駕疾  
于其國醫往復半歲于此同月廿三日芝田二仲氏  
來謁焉總兄弟五人欣然相語自平晝至夜半翌廿  
四日晏朝二仲氏訪市隱齋而相其新築連機水碓  
轆車未作乃伴其主人總三仲氏履泥濘又訪僕之  
居即邀之而相坐喫了一壺酒皆曰可郊行以逍遙  
於是總兄弟四人徐步經小大三橋而無為信寺也  
仰之鎚簣仔于木瓦于寺宇者五六人跣趺其岬吻



而不疑焉。東蹈於茶圃百許步而往。往殘禾垂穎。忽乎出驛路。所謂中島亭。茶店酒壚。夾梁長福寺。據水涯。先是初秋七月八日。亭有火。而祇樹所擁之瑠璃堂。亦爲祝融氏被并吞焉。可惜焚迹餘。焚林四壁新。屋拮据。旣訖。訖功白雪兄曰。今日興發不用意。徑跋涉林泉。而襲山邨。則佗日悔之。迺出一丘。而望東南。越之所奇之五峯。攢頭窰珠。捧天菱嶽。結根百里。幽邃窈窕。偕著巾振衣行。問方歛稼夫。萬街兄云。吾少壯履歷此山麓。熟水草險易。如探囊。遂入大谷內邨。

又云邨民久松者。昔竹馬友。蓋隙駒三十年焉。耳行話。諠諠到宮島邨。邨有四達歧路。東則金谷道。在昔諸侯方伯。連帥述職。錯轂之驛。古松臚列夾道。西到大室。自半道而南通邨。松北者所從來之水原。時正亭午。白雪兄欲直底邨。杉而一瞰。溫泉所湧出。尚遠。僕肅文行。不堪脚疾難之。且杖頭之錢。腰間無饌盒。皆稍稍飢。市隱兄大言曰。達人焉往。而窮官下邨地。藏院且里。正某及鋸匠者。皆不佞所故舊。投焉則可。倒屣而辨。飲食肩輿。匹馬亦唯所命之。然而畧邨杉。



何憂之有。若夫不得意則安步以當車，晚食以當肉也。聿偕甘從東轉官，下蒞之翠巒，垂丹薜，漸入佳境。邛有山，山有八幡宮，雖陝小，剗削盡矣。乃面谿而共箕，偃吹煙二三管，而起徘徊聽鶯，殷太弗似春轉降而復東行數百武，忽失路，有媪販薪於水原而還，曰：迹地藏院者，則可北，卽詣焉。岑寂可愛，院亦新，而隄椎成殫，具然。一苾芻在焉，市隱，凡怪問諸老闍，曰：今朝闍士揮錫，諸杜多舉持鉢從去矣。然者取方丈茶菓，曰：肩鑄不可犯，然者執爾鑽具，提爾飲具，輒缺。

盪汚茗色，若漆不耐潤，吻聊弄煙筒，已於是興衰莫言。邛杉者不遑訪里正等，互促歸，乃予數十錢于闍而去。闍懇指，楚逕迷而迫寒林，有僧梅鶯者，碣礫水鬻其墓，退而得路，出澤邊，澤秋涸，崔嵬者，遶相圍，峽岬者，帥樹而蟠於澤中，想春水之當美矣。寵眄彌深，行二町許，而到原邛，邛童二三，及一白犬行前而觀，一壤昔耘夫善三郎者，得三昧而死，空焉云。意者其子孫彫，碑陰以傳之也。當是之時，西風飛木葉，返景山色荒迺，沿川流下爲馬牽者，屢避路，漸過次走邛。



邨東西二落而又西步步橫山邨邨與外城爲鄰其間容二瀦東瀦草茁茁西瀦水泚泚以瀦通於水原府禁殺之令如束溼故水禽麋至就中鷓鴣最夥鼓翅搏水也尋尺或刷羽收翼或隨風泛濫咬咬好音采采麗質誰不躊躇焉亦一觀哉外城有伯氏別莊在迺入焉容與頃之出晚還於水原伯氏弗知其所遨遊驚喜輒謂曰吁兄弟可相樂矣人生幾何也况二弟離羣而索居皆相萃也實難矣予昔與公野泉探其地山川而心欲再游而後弟凶予亦罹目疾于

今追惋今日予雖不與弟等偕行豈勿心關其樂邪云末弟肅文嗟歎焉聿記之

游新津秋葉山記

京師山川秀麗莫不往焉而佳是以往往都人士委身堯子放浪自如余昔觀之熟竊謂越後雖邊僻於山水不爲乏獲此勝具而探竒也遂擲銀二枚獲之然家事鞅掌弗得放意今茲寬政戊午春三月下完適脫塵冗而向西二力昇堯子餘胥齋食具由郊出月埼經七島關屋二落至小川原叢祠有一大楹樹



下而賭之實可蔽數牛名不虛樹矣乃就堯子行可一里逼阿河舡步則下里邨也舟已櫓出販子羨牝馬數索于湄率一索三五頭駢者最多男女五六輩稍稍萃乃膠堯子於沙三二吹烟而舟至舟人皆屬岸岸人將屬舟津人云先馬可然而人馬共濟焉數百步而土民修標埽鋪畚不可犯焉扛夫取疾昇野逕頃之跨馬者歪過物色之吾友士栗也忽乎不能廁一言可憾士栗以盤馳人之兒奈之何亦一路之風馬牛也既而至新津邑支堯子於桂某衢前其族

人若竒之者因問山途曰自邑末祠宇左洳東行則我家所有之秋葉山祠祠傍大悲閣閣下別莊莊中二庄僕在可入而吃茶扛夫云欲便途出沸井曰峽梗澀人可轎不可卽唯而行巒形參差喬松森列可畫焉遙異華表之白到輒石造也而磴道峩嶸聳峯宇絕麗經營竒古加之嵐氣清烈春雲輪菌幾如挺身於仙區處處兒女子嬉遊樹間目西北沙阜界滄溟飛帆若扇乃出大悲閣岑寂不見人徐下而入所謂別莊二老奴欣然排戶障庭憑山作小山憑溪爲



小溪山石雅窟溪樹妍鬱有古藤一株花未措置可亦賞焉老奴供芬盤給茶盃因命食具于餘胥而居半晌許邑人挈酒壘或抱蘭席過莊前余與一老奴話扛夫復問出涕并轎是乎非乎老奴曰空轎何不可之有且夫與常途遐邇爲弓弦焉行矣僕行前辭之不聽焉與共出古杉矗立斯須而履松根數百武北得一頂焉曰覽晴踞而望田疇綺織津流練光草肥水美聚落棋置綿亘數十里之際一雙瞬目略如披設色輿地圖於几前爰禿榻與媵媪者燕是果能

蓄了掬針者歟本邦一種之肉僧歟竿濫甚焉避焉步步東右崖樹蒼鬱而有淵大可一頃灑灑汪汪此淵在萃表前而潺湲則形容神區也十倍于舊矣惜矣俄頃愛太子山顯突兀大麓迄覽晴莫一樹蘖此匪湘君之有何由而觸祖龍氏之赫怒老奴曰所指之江堤歲歲爲秋水所毀不土豚竹落翅半山雖荊棘遭役使無聊生卽振衣攀焉越奧之諸嶺嶙峋環匝阿河屈伸百里舟槎若矢遼現奔流滾滾之勢又奇觀哉久之下革履爲塊礫所陷脚不支殆突瞽者



數餘胥屢掖救之乃棄履而鞮趾走下止幾惡臭撲  
鼻漸至沸井井中有經尋許藁輪輪中沸水淳湫恰  
若竈下焚一車薪人曲踊其側則沸勢激揚輪邊著  
石漆日二斗山上有祠一蓋處井之神與相傳雨夕  
過沸井者必覩美女紡績不知何物鬼嬭衛此貨穴  
其它穿鑿山腰而汲石漆不可勝訾柄目木邨真柄  
某者獨擅其利此可匹敵蜀丹穴矣又有火井焰之  
奇甚余嘗睹之故不造老奴告別退乃探麓逕采蕨  
女子顧目若闕余者是苦弗似宋玉東家之子迺上

兜子入小里不問其名直突出有川以索舟濟焉甚  
速扛夫云返自驛路余可之即左柄目木過一二邨  
有一小鹵簿稍稍迫兩肩置函者一人尋前列練士  
五然而一丈夫體貌豐偉美衣服冠竹皮威儀赳赳  
俊麗之儔卒三人履突一人拏鎗一而空轎一舁夫  
四人驪駒一執韉夫二人騎裝甚華最後蒼頭携僕  
凡十許輩一行匪匪翼翼吾儕憊目爲之復張不知  
厥何人也浸造阿河舟在向港因憇節店沽酒勞扛  
夫少焉舟來即上焉渡子稱村上大夫行裝不審葛



爾陪臣尚能濶步而余堯子支路儻若乃千乘萬騎則此長物處何地嗟夫已屬陸入分田亭一魚者由舟中附來喋喋行詒軼百津邨而辭先至塔婆茶店前扛夫且酒甕復憇率一語一太白天色正曛乃促扛夫亦復由郊還於家余雖未登覽遠州秋葉山神區之本相也今日游此山而其望已足矣因記之以侘日當游遠州者詒意象互有優劣亦可以爲樂也雖京師山川秀麗以藉口者與俱游此山則必自失而瞠若乎後矣

浴游城埒記

繫沿北溟距越二千里原隰江河阪嶽棧關溪谷起伏厥間大小國附庸邑一龍一蛇訕伸焉而但馬州有溫泉在城埒縣蓋匹神漢昔余病而不起三年起而貿易京暨大阪六年由二都至城埒有四道曰山城路曰攝津路曰播磨路曰丹後路皆四五百許里甲辰歲余委肩輿發攝津路於大阪凌轡山陵岑巖淵泉閎澤而到城埒居廿一日而歸路跋涉所謂丹後之天橋立及瑟濱鼓濱者忽若擲杖於葛陂而賸



理莫疾肌膚無疥三年乃以為曠日離久者誕謂生  
仙骨能筮鬼亦可乎因丙午年又委肩輿發山城路  
於京師經丹波之龜山福智二城過大江山麓出但  
馬之出石城而到城埒居四十有二日而歸途霄略  
所謂播之廣峯姬城明石高沙及銀山石殿許多諸  
名區爾來適五年矣念其奇寤寐妄說此之四道操  
毫素臣賦者垂橐而入攜載而還其所臆記肩際猶  
恍惚然不可詳臻城埒之有無則浴游日久矣粗言  
厥略板屋數百軒夾川鱗次其豪井筒大津輩廈屋

層樓而鼎食別業田澤以畜僮產其所無池亭山莊  
以貸客恣其所居余旅次於下鶴某亦非目巧之室  
右數十步而醫香修德所賞之新泉洋溢清瑩可含  
而熱烈不可安掬架巖枕川中分之而遞下帷于一  
方以部貴賤有泉老一人泉婢三人泉老畜婢婢  
守泉宇婢司豪客日三使焉洒掃而辨履屐若夫有  
暴客狂兒也婢撻泉扉大叫僉聳懼旁有瘡泉浴新  
泉而癰疽決潰者浴之過瘳南列店販輕產乍曝織  
柳以作篋篋乍彩麥莖以為玩好行久之上街有御



泉不知何等

帝王浴焉性溫柔宜耆老有曼

佗泉二壺不聽所以顏清濁為涇渭而由湫隘躡丘  
垤數百武而至瑠璃堂是所以奇泉也後有山杉木  
碩大根柢鬱結大悲閣在於巔衲子數頭食焉下而  
埜行有鴻泉昔朔鴻帶楛矢失其羣匹而落浴之而  
得南蜚乃還一浴而午食有喚阿殿者此鬻漿爇淮  
南也鬻湯餅鬻河漏鬻醴鬻果魚者燔鱸於熾爐樵  
頌插蘋於薪蕘刷羽擊鮮唯其所嗜既飲而黑甜者  
狡兒醉客鼓耳寔鼻寤也毀方而瓦合袒裼而論握

粟而筮禎祥妖孽猶著龜占乃相鄰北出若干屋而  
駟廬在山轎負擔東牘之蚤晏唯錢其數十廬間稼  
穡樹藝紡績織紵三代之遺訓徃徃存乃履橋至舡  
步有古碑字字玷滅不可讀土人曰平氏騎將越中  
盛繼之墓矣是航海之敗潛匿于此遂為賴朝購獲  
其元也可惜矣已而回履數十家有山徑徑振衣躋  
處處松柏匿茆宮遂格絕巔而聘望滄溟碧一闕天  
渺漫漫布帆如鷺過隱岐州同侶曰聞天清明則睹  
北高麗也余即騎巨石數瞬而果有物焉佗人不得



彷彿焉獨逞意而下忽失古逕荆榛蒙鬱直豨突而  
還夸于衆俄爾泉婢來譙曰子放遊過度屢失泉期  
一再者可已往者不可救卽邊曳屐走泉浴友怪其  
暴驚黑聽其故而大嗤輒舉瀑器以下泉于余背腰  
而余報之亦復爾有帶囊禪以圍疝者有跨泉馬以  
攻痔者泉酷熱也拳戶障婢卽通前流亦冷也排泉  
口厭浴而還一菜羹一炙魚夕膳具若夫間也學博  
依以安詩學操縵以安絃而倦也六博爭道三絃競  
曲婦女亦拊節能謠此云薩風于以諸客烏合晝以

接夜明發褥食而浴而又朝食日三泉四餐尚期期  
弗禁朽腹是以骨髓滋理一日與浴友數輩借游舟  
帥一編此日天地訢合江流十許里林巒夾兩涯巒  
象若食蔗編駐半流游舟直底海門而上岸有蕭寺  
埋甍路有民屋脩闔扇余踞於埼巖豪然而賦其辭  
曰振旅服兮起旅亭下江流兮繫小舫秋天朗兮遠  
大溟賈舶萬里兮歛飄零客有仙兮在蜻蜒放笙鶴  
兮不可停觀波浪兮笑獨醒日色頌兮島嶼青遨遊  
幾時兮籍寵靈顧問何如皆曰漢武秋風口臭耳共



位海集初編 卷之七  
大咲而上舟，沂流忽焉。一壯士披網，一童擊汰來曰：「既獲多，從君等者，則唯聒妨漁也。」皆欣躍探編中，朱盧鯛各數枚，大尺有五三寸，鯖鮑發發，乃就北岸而羹且膾，炙以助行廚。然而移席於叢祠，華表間寒蟬淒其石，泉潺湲假寐，不堪凜冷。晚籟斷夢已，而上舟倏忽入故渡，挈餘魚數枚還，而後前遊之浴友荐分手，其交如水。後至之浴友互把袂，其情斷金有但人，有丹人有播人，二有攝人，二有粵人。余時號七俠，皆黠鷲，無軒輊可謂極一場之遴選者矣。於是泉婢若

無轡策而御驛馬也。七俠情款甚昵，浴泉必魚貫，旅次迭糜至，疾疢相救，緩急相拯，則故危危而無害，窮窮而無難。忽忽至中秋，由邑可一里，有一游店，先是店主人屢挑吾徒，吾徒輒相謂曰：「吾輩殊鄉異州，遠者數千里，一旦樗散，則生涯叵期，盍今宵痛飲於彼焉。」聿飛一東，以要其樓，而履屐追隨，店主人慇懃掃樓，皆陽為相遜讓，而登焉倚欄，眺江山暮色奇甚，少焉張燭而檠，盃尊羹羹之美，瓷盤鱸膾之鮮，及蟀螿鼈鳧之珍，醯醢鹽梅以和，柚蓼薑葷以殺，晉實楚蠶食。



不可盡七俠皆弗下飲食二伯其喜可知然邊雲蒙  
龍失仙娥所在皆輦願搔頂茲一客抽笛數弄皆謂  
余曰子莫佗技未嘗介宴聞日賦海門也非乎茲兼  
離情以贖責可也余雖無似弗得已曰羈旅遊樓夜  
月遲邊雲鬱得別離辭四筵各是佗鄉客豈莫明輝  
照所思俄頃西風驅妖象孤月已挺東巔也三竿爽  
氣襲樓皆拍手揶揄曰幸得其處哉乃俯仰乃起卧  
乃歌乃舞已而交歡極離恨萌此皆鷓且鳴佗客皆  
既去樓客仍未下酩酊不可持余獨清焉欠伸澤劍

店僮爲之謂曰佗客皆去諸君無意易處而復譙乎  
予解其意卽下跛倚於店前稱江曲之奇諸客因猿  
連下已旅次之奴婢皆照提燈以先各被誘加興還  
然而止何揮手離散矣不記前後浴友之姓名于今  
追惋焉肅文曰初余與大阪旅次主叟浴焉叟儉急  
而無所交接余亦佩弦故居也二旬靡可記辟諸游  
泗濱而不得浮磬也乃謂養生之道奚用儉且急爲  
於是其後獨佩韋到託一囊予旅次主人不問所以  
出浴游倍舊然而其効半前借諸甜雞肋而底無味



於乎過不及之間不容飄忽然可不節邪

於乎過不及之間不容飄忽然可不節邪  
於乎過不及之間不容飄忽然可不節邪  
於乎過不及之間不容飄忽然可不節邪  
於乎過不及之間不容飄忽然可不節邪  
於乎過不及之間不容飄忽然可不節邪  
於乎過不及之間不容飄忽然可不節邪  
於乎過不及之間不容飄忽然可不節邪  
於乎過不及之間不容飄忽然可不節邪  
於乎過不及之間不容飄忽然可不節邪  
於乎過不及之間不容飄忽然可不節邪

岱海堂文集初編卷之七

岱海堂文集初編卷之八

越后 市島肅文敬季著

姪 處德大美輯校

紀事

紀余疾病事

乙未年肅文不佞齒十有九春三月與仲氏景茂始  
行賈於京畿同侶供七人曰久右衛門曰九郎次曰  
喜八曰長兵衛曰久藏去越後水原四五日程而信  
野步信野三二日程而久右衛門久藏取甲斐路別



焉此詣身延而游東都者也而五賈豎行二三百許里至美濃大井亭而景茂匹馬直馳京師肅文九郎次喜八長兵衛屬尾張路而欲霄略伊勢而會景茂於京師然不佞宿官亭而得疾弗食初但頭風已翌詰朝就七里渡舟舟中渴甚掬飲海水弗已既而繫舟於桑名城頭正午晌匍匐上岸不能步因請同旅投逆旅惡寒發熱太甚輒傾一湯劑而啜熟粥二盃蚌羹一盃尋吐激而寒熱如較解因傭扛夫明發委兜子與諸生相後先故晨昏百里不得徐昇暑濕風

備嘗疾益加焉自伊勢至京師數百里苦澀艱難體憊甚若寐而若寤妄語狂吐不知晝夜况日之蚤晚乎喜八性篤實而如家奴扶臥起辨飲食長途不衰漸到京師而舍五條橋東通家越三氏之隱居得相見景茂越三翁慈眼其媪阿國亦如家人藥餌衣衾及百嗜好欲之若承蜩家孥相爲勦勞景茂食不甘味夜不能寐黎明窺疾少間即出賈初皆以爲聊觸瘴癘耳爰得息肩則疾從瘡也是故屬市醫不問匕劑疾且入骨髓稱良醫者繼踵更診脈下藥二三飲



而固辭不來，服湯十數日而不效，亦不能莫謝絕焉。夫藥不應疾，其害酷於矢石。當此昔視病而稱不敏，不理劑去者，才足為良。於是發駛步致家鄉，先是九郎次長兵衛各卒業而歸，因具告病狀于鄉親。是昔家慈尚在聽之，而弗嘗食，弗屬寢。伯氏仲氏數輩侍坐於左右而議之，諸兄各乞命焉。伯氏曰：非識大體，通緩急，然熟其土者不可。又調年長體尚壯，扶持病生者一人以為之。小廝家慈曰：善。由是先兄武啟舊隸兵助，夕受命且屬旅，率日行百四五十里，中道

而遇一走急足，曰：僕往越之水原者，君等自北陸來，水原何其因，出其書，兄武啟且喜且驚，謂是投余家書也。毀緘報云：病滋危急，命在旦夕，無聊悲酸不能讀，即從脚夫便道晝夜取疾到京師。當此時癰疽亘半身，仰卧若覆龜，不能寸動，骨立土色，殆非人見。兄武啟雨泣淋漓，已武啟曰：病雖篤也，齒未也。擇國手則生也。於是請監察御醫鑿山脇道作君，君迺枉駕而望，色聞，擊寫形切脈，乃予一刀圭，曰：服之，噦，則治矣。不者，非予之所知矣。雞鳴噦，歇仲氏走告山脇君。



君卽來而問其所劇苦僕曰方今六月保也難禁然  
屏障圍之重衾覆之頂毛鬱鬱若身架沸鼎君曰余  
能蠲之迺教其隸屬壞古布幘以爲褥保臥之覆以  
絺衣一而髡之其後又問得口腹無嗜物邪僕曰方  
今洩汗而腑臟涸金石之堅猶將銷鑠而挺解故壯  
士不獲冷焉與肥焉者不耐而况病軀乎君曰余能  
允之輒俾飲寒水噉滋味然而竟按匕曰生之病莫  
能治之者藥石失其所倒兵凌雜所從來久矣夫氣  
血與藥潰而疾迫膏肓是以諸症侵掠蠱起多端也

宜擊劑以逐其脅從焉暨滅其賊焉夷其土焉則曠  
日離久不可預期先使外醫大和見立者乃破癰疽  
以發膿血矣因若其教果膿血數升一再替盥器山  
脇君曰生也可治矣勿憂爾後禁膏梁有品當是時  
景茂貿易業已畢迺使修旅裝而歸家鄉以大鑿之  
言告鄉親然後爲越三氏不寧息辭而移居於富小  
巷鱗屋某別莊然宗族之奴客長七者未鬻其貨物  
因寄食而爲小廝於是自炊自食畧若都民山脇君  
父子及門下受業生昧爽更叩扉大和子亦旬二三



來兄武故天性敏而急在家鄉與時賈焉若猛獸擊  
鳥然多病而喜紫猶江河曳鼠尾則渴而不飲然一  
旅居僅方十餘笈一病身驕姑息恣睢而狠戾弗聽  
從敢甘膻罵苦惡被輕服叫麤重然兄優容之從事  
於治療能微爲焉事有宜適物有節度爰編狹室三  
伏醞病褥汚穢臭氣撲鼻然兄彊飲食弗避焉或束  
之鬢髮或押之膿汁其友于勤勞不可勝記矣其地  
亦能介之不倦朝暮熏炊煙辨飲食摩肩背拳兩脚  
時時發戲謔遣娛病間然病生愈驕而饕餮太甚矣

是以尿溺不通利腫脹暴肥山脇君相之詰其飲食  
果皆所日禁止也因大怒曰淹滯永久則雖令扁鵲  
治內巫咸治外尚何及哉生獨胡爲者憧壞苦父兄  
僕恐懼不能應君又謂兄曰病生無狀而格此極平  
安多鑿可選高手以報鄉親也兄對曰辱禁方久矣  
雖死不請佗家君曰不然也是何意之有彼儻捨之  
則我復取之勿猜矣於是請福并某福并子來診脈  
熟視而去云不治矣卽走告山脇君君曰我有未盡  
也數日絕鹽味可矣爾來懲艾旦暮食粥已然湯劑



倍于前四三日而不食因想之君曰薄鹽味者可而  
又乞吃赫茄即容之赫茄所嗜日吃猛烈品一二果  
食荐加十餘日而痒疥發支體九竅之外止攸弗充  
似瘳子然山脇君到欣然而笑曰所謂滅其賊焉夷  
其土焉也在旬月已矣案辭方劑多多不可毛舉已  
還尿溺復故水腫稍稍通利自此氣色相旺如珍木  
之藥移沃土而枝葉萌芽或籠鶴之翮漸長而望雲  
霄遂得委身于堦子以歸於家鄉孱僕小子何者也  
臥病于千里而使家慈若痛悶伯仲若苦故舊若勦

勞家奴若役大鑿若焦魂矣孱謹而不可忘焉也矣

奉記先考昆季事

伯父年五十九歲而逝伯母年八十七歲而逝先考  
年六十二歲而逝叔父年七十四歲而逝季父年六  
十八歲而逝昆季俱五賢伯父在嘗僕小小孩提不  
能識焉雖然粗聞之父兄云其爲人一聽古先聖王  
之道而弗信佛之誕妄矣孝養友于不衰小心敦慤  
出於天性雖三代之良民莫尚焉伯母者嫁竹內某  
當其家方富時而伯母不堪多病莫不湯液醴灑備



世海集補編 卷之八  
嘗鑿石橋引案抗毒尉皆盡昵焉其家亦不幸產業  
破壞迄售田鬻家鶉居莫定伯母之疾疾動加前然  
整肅益堅先考恤之懼女性之鬱悒以醞釀舊病於  
是寒暑則必饋藥餌以慰愉之春秋則必贖旅裝教  
以游歷於名都勝境為爾凡十餘年是以舊病稍稍  
瘥而老益便體也然先考一日謂子弟曰予兄弟不  
為少伯氏雖既物故子弟不為不肖姊之家唯貧也  
已矣何皆居忍賭其艱苦而今而後至姊沒天年當  
筭姊家之衣食而各更輪轉米錢以贍焉子弟靡不

嘆服者故伯母生平藉口於先考不置嗟先考之仁  
恕豈翅於姊之家也邪寬容靡弗賑窮困來叔父愛  
人不倦僕小子自童騃數馴慈惠若乃治產積居與  
時逐者陶朱家之亞流而能蹈節儉以戒子姪季父  
亦海內之逸民業已占獲田數十頃而為足矣因求  
于外看破浮屠說而不甚愛焉迨晚年而好刀劍亦  
一奇癖也恒耽軒岐之方術救里民之疾病往往有  
效里民饗有效而無糈靡不乞匕劑者僕小子昔年  
苦固疾而不起當此之時季父所友善好醫僧某會



寄寓於其里因召僕小子使僧診僕之脈以索視云  
云而盡方焉然後能起步服湯數月而復故夫我家  
有伯季父母如許與世之貪暴苟偷生作備遺臭於  
後世者弗得不天淵今茲日東寬政丙辰春正月六  
日伯母最壽而歸窀穸且夫以先考之戀戀于伯母  
及伯季父咸殫歿悲歎想像焉竟盥漱謹而書記之

紀丙辰歲水

大日本寬政八年夏六月四日粵后國蒲原郡大水  
先是浹旬山山吞吐雲妖氛數數平晝炎威酷而弗

風弗雨或陰或晴是以鬱蒸無處於避雖三尺之童  
識天醞霖雨輒雨也七日巨者如繩索細者似繭巨  
細交降而蛇龍突出洪水大至江溢河決蕩蕩懷山  
襄陵潰濩奔浪漂殺熟麥及五稼之苗於是茆屋往  
往載人而浮雖有舟楫摩能濟之者下條去阿河也  
十餘里蒙其害也最薄然倉廩不沈者一板繫舟於  
屋柱况邊陲之聚落爲巢而居懸釜而炊可謂奇而  
怪者老曰昔六十年前之水四十年前之水雖皆大  
也其去速而不有甚害矣因粗其故而不備預今夫



水至而亦淡，旬澤鹵卑溼之地，渺乎若海，不見冰端，  
加旃天曠而雨仍數，數書曰：洚水傲予，比之乎堯之  
昔之水，使鯀治之，九載績用弗成，則猶覆甕與一滴，  
雖然一郡而已，蒙若害也，亦一郡之大厄哉，於是焉，  
上舉賢哲以恤凶荒，則豈啻一郡之幸邪？市  
島肅文生四十年，憮然紀之。

紀越後七奇事

越後者本邦北藩之一大州也，東鄰陸奥，出羽二州，  
由鼠關抵市振亭，西鄰越中州，橫千餘里，由北海南

抵信濃上毛二州，縱皆五百許里，州內諸侯之都，附  
庸之邑，輔車相依焉，官府相犬牙焉，神祇浮屠之區，  
宇散粟焉，有名山大川，有荒藪洪湖，咸異邦之所以  
驚嘆也，誓古朝廷以其有北荒絕，為投卑之  
域矣，厥彭著者，加茂二，即牢，魄棲遲焉，池亞相亦繼  
焉，負羈縛從者，皆鮑，鮑于幽僻，勝國之支流，稍為種  
落云，爰平余，吾維茂之，曾裔，迄數世家，聲不衰，鼻祖  
領此土之上游乎，將左遷焉，乎不詳也，有職之姬妾  
遭閔凶，失耦而徒，跣彷徨者，前有維茂之室，後有曹



蒲及巴且夫空師親師日師連錫奇跡迹至上杉氏  
鎌信雷征霆擊除殘誅暴山野含血而鬼火亘延衰  
數百里雖有濟世之勲其虐亦酷自古茲缺望而與  
草木朽茲墊隘而填講壑者幾也傳曰物之所聚斯  
有神蓋其魂魄憑依於古壘舊館而為怪者有之高  
山大湏閔澤之氣結而為異者有之其後昇平日久  
雖物產饒贍而為富國弗能莫異彙焉是故越後人  
到佗州則佗州人必謂越後有七奇異而詰問之然  
亾慮不一二之殆苦應對杜撰居多也余亦游佗州

而詰之雖神臆記漸歸孟浪聽之人解體余生四十  
二年未盡之一日披野乘得其正說其一奇曰御神  
樂嶽之御神樂在蒲原縣小川鄉嶽上時時金石鏗  
鏘二奇曰關太山之七坊主在頭城縣山中至七鼓  
則見僧形國俗號僧云坊主三奇曰難波山之八成  
瀧在頭城縣至八鼓則山上見瀑布國俗名瀑布云  
瀧四奇曰如法寺風火在蒲原縣其一民屋爐隅處  
石曰風火出自其穴中始嵌竹筒于穴口以硫黃挑  
火有地下風吹發然之勢五奇曰黑川之草木在蒲



原縣鑿山間而汲草水暈選所謂石脂水與其能亞  
燈油六奇曰土燂斤鹵處處有異土可代薪以燂七  
奇曰海鳴天欲雨潮聲如雷聞數十百里不知鵬于  
海運之圖南乎此之云七奇矣又空海之數異親鸞  
之五異日蓮之三異其徒之所口碑又河內之無榜  
塔出龍池其寺主必寂往往風狸翦人而人不曉焉  
茗荷谷之馬石生白毛生子石雞到白埭邨則不能  
鳴五十公野之古松晝興夜寢其魂周流海內借路  
費於路人而還卽懸阿堵一緡於枝以贖其人之類

數十怪不可毛舉易詒而巫鼓乎七奇豈不亦怪中  
之怪哉於乎雖孔聖再生豈能如水土怪僉殫辨其  
所以焉乎



岱海堂文集初編卷之八



